

巴山问津

李文康 高小平 文图



摄传统割漆技艺,近距离了解了秦巴漆源。

据《本草纲目》载:“漆树多种之,以金州者为佳,故世称金漆。”清乾隆年间,以平利产地牛王沟而得名的“牛王漆”,以“漆液清如油,光亮照见头,搅动琥珀色,挑起如钩韵”为特点,被誉为“国

漆”。故此,安康生漆有着悠久历史。平利生漆纯度高达81%,具有色泽光亮、转色快、回缩力大、抗冲击力强、干燥性能好等优点,属于性能极佳的一种纯天然涂料,被看作国漆中的珍贵品种。

平利现有漆林10万亩,年产生漆250吨左右,产量位居全国之首。该县科

技人员与漆农共同研究培育的“金州红”“高八尺”“大红袍”等优良品种。经专家鉴定,具有高产、优质、速生、抗逆性强的优点,其中“大红袍”漆树于1985年在全国漆树品种鉴定会上被评为全国漆树优良品种之冠。

镇坪的季节

胡杨木

春

乌龟凸上那树野桃花开了  
天坑峡才睁开沉沉的睡眠  
一个呵欠,风涌南江  
漫过牛头老店  
向南,浪一般直冲鸡心岭上  
天,倒挂着  
春,由北而来了

斑斓舞裙  
裹不住腴臀绰约  
味波盈挺 不抚自虚  
撬开了鸳鸯坡上  
八月扎的月白  
顿时,满筒乳香成河

夏

七月,初七无眠夜  
朝天门的哈皮蟑螂  
在第九阶左角的缝窝里  
爱抚着网恋了半生的姊妹  
我心疼着你的辛苦  
一路乘风破浪踏江而来  
差点儿中暑而亡  
为补偿你,我的宝贝  
我要带你翻山去石砬  
那里,腊肉喷喷香  
岩耳乌鸡汤  
那里

李太白历此  
观三筒,脚腕腿软  
如痴如醉,嗟叹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冬

化龙山的雪  
来得早,去得晚  
身居高位而不张不狂  
没有林海雪原的苍莽  
不见原野蜡像的雄壮  
沉静冷默而刚毅如常  
落雪的化龙山 像极了  
头戴斗笠身披蓑衣  
风雪夜归的老父亲

天不烤 地不烧  
你我消暑的好地方  
蚊蚋窃喜,电话蚊娘  
不料,一声断喝  
震得黄鹂楼三层檐角卯榫  
嘎嘎作响  
有得啥数  
国心之地,化龙镇守  
拐子前往,岂不命殇  
蚊蚋窃喜  
罢了,罢了  
你我不去,人间天堂

叮当沟的雪 风流伤情  
一来时就飘逸如仙  
相拥在崖头上  
马蹄莲一样 一垛垛的  
飞落在黑石条栈道上的  
银蛇一般在岩壁上蜿蜒  
初醒,伸个懒腰  
却扑簌簌摔得粉身碎骨  
别离伤恨 泪凝如瀑  
两帘犬牙悬挂 冰清玉洁  
盐背子顶着正午的太阳  
挥汗如雨  
草码子咔嚓咔嚓  
亦步亦紧  
号子一起 声势震山  
亮闪闪一片碎落……

秋

冷雨初歇的晨雾里  
白家的青草坪,黄了  
午后的曙河口才打开三筒万花  
一筒收尽飞渡峡的色魔  
一筒深藏剪刀峰的寂寞  
向北一筒,抛舞云歌  
河口之下,水天之间

人去痕静  
聆听千年冰封脆响  
叮当 叮当  
如泣如咽

最近一段时间,石泉小城两位“名人”的活动,成为小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一位是刚刚在全国二胡比赛中斩获铜奖的赵石波,另一位是石泉港主创最近自驾踏板摩托骑行到西藏拉萨全程数千公里的沈定才。

小城生活的人能够做出大城市人向往的事情,并且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不仅令人刮目相看,同时也表明这个小城人的生活正在向追求高雅和崇尚完美的审美趋向行进。

一天,和赵石波闲聊时,他当着大家面,又谈到我们许多年前在西安编辑制作电视专题片的事情。那是约30年前我们参与拍摄了一部名为《芳草青春青春晖》的电视专题片,我是摄像,石波是配音解说,本地没有后期制作,我们到西安一家有线电视台制作,制作结束后的间隙,我们到开馆不久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去参观本地出土的鎏金铜蚕。

那时候,我就被石波的播音、主持、演唱、乐器等艺术天分所打动,但我们都不是小地方的艺术爱好者,没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他每天不过是在广播节目中播音,在一般人看来,同本地云雾山中、木竹山下的农民每天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似乎毫无二致。

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网络的使用,迅速改变了一个处在秦巴山中的艺术爱好者与外界的直接交流方式。同时,退休前后的石波把自己所喜欢的二胡爱好融入自己的生活之中,每天练琴不辍,加上日益积累的艺术生活经验和阅历,把自己的情感世界渗透在二胡演奏之中,使他的二胡演奏比其他年轻演奏者有了一种酸甜苦辣咸的浓郁生活味道。几年来,他出现在本地和省上的各种演出场合,还出访澳大利亚演出二胡曲目,此次又在全国二胡演奏比赛中获奖。石波的个人艺术实践表明,只要努力,生活在小地方人的艺术才华展现并不比城市里的差人差。

本地青年沈定才回乡创业,在乡镇干过,与同学办过各种创业,是本地最大的微信公众号的主创人。前不久,他脚踏摩托车独自骑行前往西藏拉萨,历时9天8晚,全程2866公里。虽然,以前有本地人骑行前往拉萨,但中老年人多,且多人骑行,因此,沈定才单车单人骑行,这在当地还是少有的大举动。

赵石波在全国二胡比赛中获奖,沈定才单车走西藏,都是他们以社会人参与活动的个人行为,事前所做的准备并不充分,因为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他们获得了成功,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和喜悦,分享了他们的部分历程。但假如有更多的支持者,可能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成绩会更多,比如,赵石波比赛的完整现场演出,颁奖的现场;沈定才如果沿线拍摄更多的照片,完全可以举办一次西藏行的摄影展。

一次大活动后,我们可以对活动的结果做一点评估,那会有一些启示。现代生活节奏很快,但人的内心苦恼也多;每天的生活忙忙碌碌,但许多时候平淡无奇,了无情趣。

虽然活着不仅是为了享受,但活着也更不是为了受罪。艺术的生活或者生活中的一次探险,都会给人不同的生活感受,让平淡无奇的生活泛起一点浪花,找到一些快乐的所在。

小城二胡和「青闯」

胡树勇

思念是故乡的河

杨学军

小河

故乡有两条河,一条是由上游的祈阳河沱阳河汇聚而成的小石河;一条是发源自镇巴星子山的诸河。当地人叫不惯这文绉绉的名字,便因其河流大小称之为大河、小河,镇子在小河北岸山脚蜿蜒,镇尾便是小河汇入大河口。

每到中秋,淡红色的桂花开了,整个校园便罩在馥郁的花香里。晚饭后,随着叮叮当当的铃声响过,学童从校门口飞奔而出,老实本分的孩子径直回家,放下书包,背上背篓,上山或去捡柴或去扯猪草,顽皮孩子则直奔河坝,在沙地里“打沙仗”,或跳进柯家乌潭嬉水。

夏日的夜晚是最悠闲的,女人洗刷了碗筷,用涮锅水煮了猪溜喂过猪,男人也收了工,家家门前丢着长短不一的凳子或椅子——一律是矮脚,摇着蒲扇,家长里短的闲话,或者就那么默着,听夏虫吟唱和蛙声聒噪。孩子永远是闲不住的,成群结队地喧闹在街头。入夜了,小镇也渐次沉寂,唯有圆月的月亮悬在天空,给镇子洒一层银辉,街两边的石板屋檐把月光割成一长条曲折的亮色在街心延伸,镇外的小河也细碎着流动的波光,如同两条并行的时光河流;不知疲倦的萤火虫就明明灭灭的摇曳在街中的明暗之间。

大河

如果说婉约秀丽的小河是孩子的天

堂,急流险滩遍布的大河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发源自星子山的大河在米仓山峡谷里肆意奔腾,没有“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柔情,只有深谷、峻岭。

春天,第一场桃花水便可以行船了,渡船口的河滩上堆满了茶叶木耳、生漆、芝麻等山货,搬运社的精壮汉子将这些物品打包装船,牢牢捆扎,顺流而下,人任河、进汉江,直达武汉的汉口上岸卸货,装上回程的食盐煤油;早年间不通公路,人们出行全凭翻山越岭,去县城要花上大半天时间,最快捷的方式就是乘船。于是,在渡船口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细雨濛濛中,岸边撑油纸伞的人在送别即将远行的亲友,而将要远行的人站在船头,亦擎一把纸伞,叮嘱的话语、深切的凝望,直到木船渐渐地行过手爬崖、转过团山子,再也望不见踪影,方转身慢慢回家,微风里尚隐隐飘过不舍的低泣。

暑期是少年们辛苦而快乐的时光,在烧石炭做饭尚是奢侈的年代,这些半大小子们假期里的首要任务是储存够整整一个冬天的柴火,于是每天早起带着干粮,穿着草鞋,腰里别着弯刀(砍柴

刀),到大河上游的古寨子、二里半、甚至十余里外的四季河去砍柴,接近中午时,把砍下的柴用葛藤捆好,顺河漂下,有时砍的小橡子、青檀树等硬杂木水即沉,还需额外割些茅草以增加浮力。年纪较小或水性不好的抱着衣裤走旱路,其余的走水路照料河中的柴捆,胆大的干脆趴在柴捆上。漂至渡船口,将柴捆捞起倚靠在岸边大石上暴晒。下雨是不用砍柴的,等河水消退,便背着背篓到河滩上捡拾洪水冲来的树枝丫,叫做“捡浪渣”,运气好的话,可以捡到一截树干或一个树兜,便如获至宝。

秋日来临,大河也文静了许多,不再有咆哮奔涌裹挟一切的气势,河底巨石也隐约可见,天空湛蓝而高远,白鹭悠悠地盘旋着搜寻浅滩上的鱼儿,这是一年最惬意的时光,苞谷掰了,谷子割了,红苕也挖了贮藏在窖里;山上甜糯糯的八月瓜(一种野山果),酸溜溜的猕猴桃,红彤彤的磨盘柿,黄澄澄的秤砣梨,让这个收获的季节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如今,小镇整体搬迁到几公里外的一处山腰,小河两岸野草疯长,少有人迹,大河建了梯级电站,时有断流之虞,家家户户都住进了楼房,不少人家还购置了汽车,自用或跑运输挣钱,欣慰之余,心底深处仍有一分怅然。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太极城夜色

王宁/摄



秀水霞光

吴定国/摄



林间小瀑

陈德模/摄



老照片

教师节,旨在肯定教师为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在我国第35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笔者搜集整理出一张老照片,如今看看是满满当当的温馨。

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确定1985年9月10日为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在1985年9月10日,全国各地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并在当天表彰优秀教师集体和优秀教师个人。当天,山城安康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教师节活动,时任中共安康地委书记的匡西贤同志(已故)代表地委和行署给安康师专(现为安康学院)送去了“人民教师万岁”的牌匾,原安康师专校长杨昌清欣喜地接过牌匾。

吴定国/摄